

《金融与发展丛书》 主编 刘元琪

全球分裂

GLOBAL FRACTURE

美国统治世界的经济战略

(美) 迈克尔·赫德森 著 杨成果 林小芳等 译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金融与发展丛书》 主编 刘元琪

全球分裂

GLOBAL FRACTURE

美国统治世界的经济战略

(美) 迈克尔·赫德森 著 杨成果 林小芳等 译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分裂:美国统治世界的经济战略 / (美) 赫德森 (Hudson, M.) 著; 杨成果, 林小芳等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0. 5

(金融与发展丛书)

ISBN 978 - 7 - 5117 - 0313 - 2

I. ①全…

II. ①赫… ②杨… ③林…

III. ①对外经济 - 经济战略 - 研究 - 美国 - 现代

IV. ①F17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80577 号

全球分裂:美国统治世界的经济战略

出版人 和 龔

责任编辑 董 巍 刘元琪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 (010)66509360(总编室) (010)66509366(编辑室)

(010)66161011(团购部) (010)66130345(网络销售)

(010)66509364(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http://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16

字 数 288 千字

印 张 18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译序

2007年从美国肇始的国际金融危机发展到今天已经快三年了，世界经济的未来走势仍然很不明朗，世界何去何从，这一问题日益紧迫地摆在世人面前。本书对于回答这一重大问题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阅读本书我们发现原来当前的这一幕幕好像是似曾相识的历史的重演。请看本书中对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国际经济形势的这些描述：“随着冷战促使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陷入大规模的赤字，迫使其与黄金脱钩，并使之对外国政府欠下其失去偿还意愿的债务后，美国加紧实施了保护主义的贸易和投资政策，同时继续向世界经济注入过量的美元，使之通货膨胀。”“新形势对于德国来说尤其棘手。德国外向型的发展繁荣成果被美国国库吸走了。许多私人公司从外销中获利。然而当大众汽车和其他商品运往美国时，德国经济却遭受了损失。公司可以用其收到的美元与德国央行兑换马克，因而可以确保外销的利润，但是德国央行只能用这些美元购买美国短期国库券和债券。在1970-1974年间当美元与马克相比贬值52%时，德国央行失去了其美元存款1/3的价值，其主要原因是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侵蚀了美元34%的本国购买力。更糟糕的是，德国发现自己和日本、加拿大、瑞士一起为美国的国内外开支项目融资，包括东南亚战争和对以色列的军事支援，而他们是不愿支持美国的这些政策的。”（引文来自本书，下面不做特别注明的引文，同此）

当时美元霸权第一次出现大规模的系统性危机，美国应对的办法和今天的做法如此相似：美国不愿意偿还其外债，反而向世界经济注入大量美元，使世界经济陷入通货膨胀，同时使美国所欠外债贬值。另外，美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攻势，并且禁止外国利用自己结余的美元购买美国有价值的资产。最重要的是，美国代表美国金融资本的利益，想尽一切办法挫败了当时以德、日为首的制造业大国和以欧佩克为首的原料输出国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努力，并且反过来变危为机，主动采取攻势，基本上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恢复

了美元霸权，恢复了国际经济旧秩序，危机对于美国这样“为未来可能出现的无数经济危机准备好了应急计划”的国家来说，是一件好事，因为“在任何特定的世界危机中，美国政府出众的灵活性，加上它过去在世界上的权力具有的简单惯性以及欧洲在打破现状方面的犹豫不决，将赋予美国关键性的优势”，也就是说美国能够利用自己的计划性、灵活性和政治的集中，以快打慢，从而在别的国家还在犹豫未决之际，提出自己的改造世界秩序的计划，并迅速付诸实施。因此本书作者认为，美国事实上在推动和支持危机，因为美国对危机的“反应是如此的熟练，以至于一些人确实认为美国在支持石油战争和其他经济危机，理由是，根据事实本身，任何从世界变动中获益的国家必然要插手使这一变动发生”。

本书作者一个基本的独特性的结论就是，如果美国的盟国不愿意继续做美国的经济附属国的话，那么，“美国的利益会依赖于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这意味着美国金融资本为了反抗国际经济新秩序，维护国际经济旧秩序——旧秩序“使得美国能够几乎没有限制地汲取国外的财富”，而新秩序将使美国不得不依赖有限的高成本的资源自己生产财富，而这些财富美国大部分已经不再生产，很多也不能生产——将不惜使全球经济失去秩序，陷入混乱和危机，使全球分裂。

历史证明，美国的工业化盟国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努力很遗憾地失败了，美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后转而推出新的金融霸权机制——新自由主义，于是打垮了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的工业化努力，逼垮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迎来又一个 30 年的扩张和繁荣。今天，和 30 多年前一样，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和经济旧秩序又陷入危机，欧洲、日本和第三世界国家又一次提出建立新的国际金融和经济秩序的倡议，美国这一次将又能够很快提出一套新的积累体制，并快速强加给世界，以快打慢，成功地化危为机吗？美国之外的世界各国将再一次失去改善国际金融经济秩序的大好机会吗？而失去这一大好机会后，世界又将面临怎样的前途？阅读本书所提供的关于第一次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大交锋的历史，将帮助我们更好地解答这些重大问题。而且本书还有长篇的新版序言，使之和当前世界更直接相关。

本书主要是以时间为线索论述了战后旧经济秩序的危机，第三世界和欧洲、日本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努力以及美国挫败这些努力的策略等内容。下面，我脱离具体的时间线索，谈谈自己在译校中阅读这些内容的体会，希

望能够帮助读者理解本书。

首先，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轰轰烈烈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运动失败了。

我认为是因为美国的力量比较全面，它的经济虽然在 60 年代后开始相对下降，但是仍然具有相当的实力，更重要的是美国具备比较强大的军事、政治力量，当时和美国较量的各方都不具备美国这样的全面而较强的实力。当时全球经济新秩序的主要表现就是出现区域整合：“区域整合出现在 5 个广泛的地缘政治集团内：（1）由欧洲、近东和非洲以及一些太平洋地区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前欧洲殖民地所构成的复兴的地中海三角区；（2）包括美国、加拿大和拉丁美洲的西半球美元区；（3）日本和东南亚；（4）苏联及其经互会附属国；（5）中国。每个地区都有广泛的互补产品，几乎能保证工业、食品生产和原材料的自给自足。长期的历史关系（最初是殖民地的关系）建立了每个区域内部的贸易和投资联系。”

欧洲、近东和非洲结合是这次运动最大的亮点之一。该计划的设想是很美满的，就是“欧洲对地中海三角区新兴国家的关注提出了一种三边流动，其中欧佩克资本被用来购买欧洲技术，以应用于周边第三世界国家，首先是北非国家”，“欧洲将提供先进技术，而石油生产国则资助（北非和近东）重大的开发项目”，这样石油输出国获得的大量石油美元将可以用于购买欧洲的技术，或者成套的生产设备，投资于中东和北非的基础设施、农业以及教育和科技、工业上，这样欧洲将获得比较稳定的原料供应，欧洲的技术设备也将获得更广阔的市场，经过一段时间，欧洲、近东和北非将共同繁荣。但是，这一设计最大的问题是，欧洲和中东、北非在很多方面都是残缺不全的。对于中东和北非国家来说，它们“依赖于美国的粮食、军火和飞机，为了支付这些进口，第三世界国家将再一次竞相出口它们的原材料”。所以它们单方面的原材料垄断是做不到的。还有，欧洲和中东与北非在政治上是极其软弱的，因为它们每一个国家都不大，只有联合起来才有一定的规模。但是联合毕竟是非常脆弱的。欧洲在争取新秩序的过程中，曾经在农业、钢铁、货币等经济方面以及在外交方面都争取更多的统一，欧佩克更是在石油生产和出口以及在中东和国际政治其他领域统一步调，但是，毕竟“在国际事务中，欧洲将用九个国家的声音发言，而不是一个声音。”“美国享有重大的策略优势：它只有一个单一政府，而不像欧洲有九个，OPEC 有十七个。在回应速度是

决定性因素的情况下，这使得它能够在策略上胜过欧洲和 OPEC。”而且更重要的是，欧洲和中东都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中东在武器装备上更是完全不能自立。中东在农业上也高度依赖美国。所以，最后，这个欧洲、中东和北非三角就在美国的纵横捭阖下瓦解了，中东的石油美元不仅没有购买欧洲的设备或者投资于本地的长远发展，反而在美国的威逼利诱下，购买了美国的国库券。中东因此成为美国遏制欧洲和日本，支撑自己的又一个关键性杠杆，“欧洲和第三世界的经济都将回到它们先前那种与美国经济互补的状态。美国的经济战略就是继续吸引外国资源以便于维持其生活水平和政府开支的增加。”后来的三十年虽然欧洲在政治经济上的整合又前进了很多，但是这里所说的欧洲的政治和军事弱点仍然如旧，所以最近的欧盟危机的发生也是理有固然。日本和东南亚联合的情况和欧洲与中东的联合高度相似，此不赘述。

比较不同的是苏联和其周边地区的同盟。苏联最大的亮点是它具备很强的军事力量，几乎可以和美国分庭抗礼。而且其以俄罗斯为中坚力量联合苏联其他共和国，又以苏联联合东欧和中亚国家，并且有统一的意识形态，本来在政治上也是极其强大的力量。这两点是和欧洲、日本、中东、东南亚很不同的，再加上苏联具备一定的技术基础和广大的人口和资源规模，所以战后一度和美国争霸天下。但是，苏东集团最后还是失败了。根据本书的材料，20 世纪 70 年代初，苏联有时一年须向美国购买 1000 万吨粮食，而波兰一国有时一年必须向美国购买 250 万吨粮食。鉴于这种情况，美国和加拿大于是将小麦出口贸易国有化了：1977 年 2 月 25 日，“一个美 - 加小麦联合委员会已经建立起来以调节粮食出口量和价格。它们两个国家占世界小麦销售的 3/4（美国 40%，加拿大 35%）。加拿大政府已经直接从农民手里购买小麦并处理其出口，而在美国，粮食出口在历史上掌握在私人手中，即使是对外援助这样的情况亦然。当美国加入加拿大将其粮食出口国有化后，这种情况现在改变了。这两个国家公开创立了第一个针对欧佩克的工业国之间的卡特尔。”这样美国集团就控制了苏东集团的粮食命门。另外，苏联后期高度依赖石油出口收入，但是根据本书材料可知，美国早就挫败了中东国家脱离自己的企图，美国通过允许中东石油涨价，换取中东国家将石油美元购买美国国债，从而使石油美元回流美国，这样事实上它已经和中东国家构成了一体化。而且美国已经很自觉地将自己的粮食武器和金融战捆绑：“美国的新做法很简单。世界的蛋白质革命使美国控制世界经济的金融力量平衡的潜力现在变成现实。”

苏联只能完全偶然地依附在美国和中东控制的世界石油市场上，后来美国在 80 年代操控石油价格下跌，苏联没有大量美元购买美国的粮食等生活品，终于导致人民普遍的不满，加速了苏东集团的崩溃。

苏东集团崩溃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其失去了政治优势。苏联的联合本来唯一的合法性是社会主义，苏联的前途是国际主义。但是苏联上层阶级在赫鲁晓夫以后，逐渐陷入民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他们主要维护上层的特权利益，维护本国的利益，他们的倾向将自然是资本主义，因此他们跟随美国在全球抑制社会主义：“美苏政府都希望在第三世界、亚洲和欧洲阻止社会革命，苏联的方式是控制这些地区的共产党，美国的方式则是支配这些地区的社会党。苏联方面总是担心在苏联之外出现社会主义革命会威胁其意识形态焦点，这个意识形态现在已被用来为苏联的国家利益服务。因此基辛格评论到：‘共产主义的西欧是令我们头痛的事，它也使苏联感到头痛。他们不希望看到共产主义力量在西欧上台。’美国能够继续反对西方盟国产生中央经济统制政权或社会党政权，这个斗争不会升级到与苏联发生正面冲突的程度，早期曾担忧苏联支持西方所有左派运动的想法也消除了。”如果说美国在全球抑制社会主义对于一个作为资本主义中心的国家来说是一种进攻姿态的话，苏联这样做就是一种保守姿态，而且是一种失去社会主义阵营的灵魂的表现。一个没有灵魂的集团的解体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

其次，在五大集团中说说美国维持旧秩序的胜利。

美国的这种胜利对于人类的进步事业是一种失败和倒退，而且它并不具备必然性。美国和苏联在 60 和 70 年代已经成为历史的阻碍力量，它们总的来说是维护旧秩序的力量。从美苏共治称霸全球，抑制新秩序的角度看，苏联也可以不划入争取新秩序的力量，事实上它是保守旧秩序的力量。美苏当时在全球已经是孤立力量：“美国只剩下与苏联的缓和以及作为战后非共产主义世界的军事和经济领导的惯性。美国利用与苏联的缓和来寻求重新确立对附属国的权威，这个附属国正变得越来越少”，“美国与西方盟国的对抗升级是与美苏矛盾的下降密切相关的。事实上，美苏缓和使欧洲、亚洲和非洲面临一个双重巨人：基辛格推动的两个超级大国的强强联合窒息了任何新对抗力量的出现。其目的是巩固 1945 年形成的格局：世界分裂两大阵营，每个阵营都围绕着各自的超级大国旋转。然而两个超级大国都被 1973 年中东战争搞得不知所措。”因此，毛泽东为代表的世界进步力量就宣称，要同时打倒美苏

霸权，而且两者在不久的将来将都退出历史舞台。这个预言迄今好像只对了一半，曾经强大的被世界进步人民视为希望的苏联在失去灵魂后最后失败了，但是曾几何时美国好像没有失败的迹象，反而在苏联的废墟上疯狂地生长。这只不过是两个都有问题和危机并相互对峙的泥足巨人，一个比另一个稍微坚持得久一些罢了。当然，历史最终是现实政治力量的决战，我们说的是大致的趋势，并不因此认为美国的崩溃有一个很短的很确定的时间表。

我们做出美国的胜利是一种虚假的暂时的胜利的判断，是因为美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都处于实质性的衰落之中。美国国内经济的空心化、金融化，这是众所周知的。这导致美国从70年代以来，为了维护金融资本的利益，日益和国内以及世界大多数人的利益相对立，美国和世界各国的贫富差距以及环境危机愈演愈烈。美帝国在苏联崩溃后不到十年，在政治上几乎已经全面破产。现在从南方国家到北方国家，把美国看成希望而不是祸害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这种政治的破产导致美国再也不能那么容易在国内和国际迅速地采取行动，按照自己的蓝图来塑造世界了。这从世贸组织谈判的近乎终止、美国金融模式导致全球危机后受到世界的同声谴责以及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威风扫地中可见一斑。在军事上，赫德森去年访问中国时，曾经说到，美国的军事有两大缺陷：首先，他们的技术可以摧毁一个国家，但是无法占领一个国家，因为后者需要数量很大的地面部队并面临很大的伤亡，这是美军无法承受的。其次，美国的军事科技和军事设备越来越按照成本加利利润的模式付款，因此往往极其昂贵并且很难转为民用，这样就拖累了美国经济。再加上美国已经失去政治合法性，其军事优势其实是一个纸老虎，是能够吓唬人，但是很难说能够真正依靠得上的。

最后，落脚到我们自己，说说在经济新秩序运动中的中国。

本书有一个很大的遗憾就是，在论述国际经济新秩序运动时，关于中国的笔墨不多。其实，在这场运动中，中国可以说是除了欧洲和中东集团外最重要的角色，甚至在政治和思想领域是领导者。不过作者已经认识到，中国到70年代初，即使只是一国已经能够独立自主地发展：“美国和苏联形成了‘强强联合’，美国向苏联出口谷物以换取苏联给北越施加压力以结束越南战争，这种联合发生在关键物资能够实现自给自足的仅有的两个国家之间。除此之外，中国也能实现自给自足。”作者并且把中国列为世界经济能够自立的五大可能集团之一。

70年代初的中国为什么能够自立于世界呢？就是因为中国在1949年后，经过长期艰苦而卓越的努力，已经开始成长为具备全面的较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国家。在经济上，中国没有沦为单纯的原材料出口国，而是有自己独立的农业和比较完备和独立的工业体系和科教体系。在全球来说，工业和农业都比较独立的国家，当时只有美国和欧洲。即使苏联，在农业上愈到后期愈不能自立，愈依赖美国。第三世界国家，我们都知道，它们的工业处于依附状态，读完本书，我们吃惊地发现，它们的农业同样处于高度的依附状态。从这样比较看，中国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已经能够做到工业和农业自立，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它使中国开始跻身世界上游国家，这可以说是一个奇迹。中国取得这样的成就是因为中国首先取得了军事上的自卫能力，依靠这一能力中国才能按照自己的需要设计和建设自己的国家。而中国军事优势的取得的关键又是依靠政治，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力量的源泉是人民战争，而要能够展开人民战争，必须使党和军队具备政治的进步性，始终具备极大的政治优势。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和军队一直坚持人民解放和民族解放。具体到国际经济新秩序运动来说，中国同时反对美苏两大霸权，支持亚非拉国家的发展，因此在全球赢得很大的道义优势，所以被发展中国家抬进联合国。时至今日中国在亚非拉的较大影响仍和那时的努力有很大关系。所以，我们今天回头看中国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的表现时，应该高度评价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在战略上的高明和宏伟。

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后，世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运动也势头大减，但是中国官方外交文件中时至今日还经常出现这一术语。诚然，美国在70年代末以后，基本挫败了这一伟大的运动。但是旧秩序和新秩序的对立仍然是理解国际形势的基本线索，世界仍然在这一基本对立和矛盾中、在这一新和旧的斗争中在曲折地向前发展，可以这样说，世界要么在旧秩序中逐渐衰亡，要么在新秩序中新生。历史的航船已经行走了很远，我们偏离了航道吗？我们确实有必要结合国际经济新秩序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看看过去30年中国在这一事业中的进展如何。

中国走完这30年，关于自己发展的评价获得的一个重要概念是中国模式。这表明世界发现中国并没有如同东欧国家那样在社会主义被放弃后完全被纳入西方体系中。据上面的分析可知，这是中国前30年奠定的良好的世界少有的独立自主力量的结果。但是，我们由于过多接受西方观念，我们在观

察中国模式时，少了自己独立的视角。而 60、70 年代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运动的经验和教训就是我们观察中国模式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视角。如上所述，中国突破世界旧秩序的努力，如果要想进一步推进，必须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争取日益强大的自立，不能单独依靠经济，或者军事。单纯依靠经济出口，没有政治军事优势，甚至没有农业安全，即使暂时取得很多出口收入，但是最后仍然会落得像中东等国家的命运，永远与发达无缘。

这里回顾一下中东等资源国家的教训是极其重要的。首先，本来美国具备抑制中东石油国家涨价的能力，因为美国控制了石油生产的冶炼和市场销售，石油国家单纯控制原油是无利可图的。“国际石油卡特尔使其精炼厂和下游经营处于名义上的损失状态，阻止了其他企业进入这一领域。世界石油工业的生产及下游经营都处于卡特尔的控制之下。石油精炼厂位于消费石油的工业国及其岛屿附属国，如位于委内瑞拉外海的安的列斯群岛和库拉索岛，这可以保护其工厂免受石油生产国的征用。卡特尔能够抵制任何产油国提高油价的要求：在没有自己的精炼厂和市场销路的情况下，控制原油储备对于第三世界的独立没有什么用处，因为他们不能为其产品找到市场，而石油工业能够毫不迟疑地转移到其他地方。”

那么，美国为什么允许石油国家的石油涨价呢？赫德森认为，这很可能是美国在故意容忍和利用石油危机和石油战争。这样的好处是很多的。首先，本来富有反抗斗志的中东国家，一听说可以获准涨价，将失去进一步彻底全面斗争的意志，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他们于是醉心于如何利用这些涨价获得的美元来买回一个工业化和军事化。这个梦最后当然破了。因为，美国还有很多办法将石油战争转变为对自己有利的完美风暴。美国“只要能够劝说石油输出国组织用其石油美元购买美国短期国库券而不是投资于资本货物以使其经济现代化或用于购买外国工业企业，世界石油价格的上涨就不会对美国造成消极影响。石油输出国组织通过石油高价获得的收入通过一个几乎是强制储蓄的进程重新返回美国国库。美国短期国库券本位制能够保持完整无缺”。石油国家联合欧洲，用石油美元购买欧洲的设备和技术迷梦在美国的军事和粮食战争威胁下不得不成空。而转而想用石油美元购买美国的资产被证明也是一场春梦：“当 OPEC 试图利用其剩余美元来购买美国的产业时，美国政府就实施外国投资管制以阻止外国投资者在没有美国政府允许的情况下购买任何美国企业超过 5% 的份额。这样，美国之外的国家发现其美元的价值

是不确定的，只能被花费在美国认为自己有剩余的商品上。”

而且不仅如此，中东国家发现，自己的石油武器不仅没有实现自己的梦想，反而不得不用来打击朋友，帮助敌人。自从石油美元化并和美国一体化后，美国一直利用石油杠杆打击中东本来可以联合的欧洲和日本，反而不得不每次都支持自己的敌人——以色列，用自己流回美国的石油美元支持：“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是美国积极支持阿拉伯国家的军事对手以色列。一个阿拉伯发言人指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要求美国提供5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而国库部长西蒙却访问中东，无耻地要求阿拉伯国家在美国投资100亿美元——以帮助美国来资助以色列！’但是阿拉伯国家就是这样做了。”40年过去了，中东没有因为当年美国设计下的价格获利而强大，反而越来越深陷泥潭之中，成为最动荡和最没有前途的地区之一。

中国模式确实必须高度警惕中东化，以中东为借鉴。为什么我这里提出中国要警惕中东化而不是拉美化呢？中国出口优势很大程度上来自前30年的人口红利：数量极其庞大而素质相对较高的劳动力，这样的良好的劳动力资源在全球别的地方也是很难找到的，因此也就具备和中东国家的石油一样的一定程度的垄断性。美国也是容忍中国利用这一优势，取得发展。但是，中国很多新自由主义者就高叫中国要进一步放弃自己的政治和军事优势，完全中东化，和美国融为一体。中国的政治优势就是在国内坚持社会主义价值取向，在国际上坚持建立经济新秩序，与国内和国际的大多数人站在一起。这样国内政治就会出现万众一心的局面，在国际上就会出现很多进步人士和进步民族帮助中国的局面。中国再以军事为支持，加上经济的发展，将真正造福于本国和世界人民。但是，如果中东化后，我们的前途将和中东一样悲惨。我们将失去农业和工业自立，失去政治和军事优势，最后还可能用我们卖血汗出口换来的回流到美国的美元资助分裂和摧毁我们的敌人。

而且由于我们的劳动力也许耗尽速度比石油还快，我们的后果就可能接近那些已经将资源消耗一空的国家的处境，那是这样的景象：“资本主义卡特和托拉斯一点一点地把一个国家搬到他国。当他们一点一点地卖完了一个国家后，他们就用这种收入来一公里一公里地收购新的国家的地契，然后再把收购来的土地一点一点地卖光，最后只剩下满地的窟窿，有的窄而深，有的宽而浅——直至整个第三世界都变成了西弗吉尼亚。”这个所谓的市场进程的结局是原料输出国耗尽了自然资源，并且由于忽视了农业发展，最后不要

提什么工业化和富裕了，连养活国内的人口也做不到，因为整个环境已经被破坏了。

总之，中国模式面临着艰难的抉择：一条光明之路是，继续沿着 70 年代初草创的经济新秩序的路走下去：“把重心放在地区的自给自足和长期的资本形成上。这些目标需要实行中央集权政策，并进行政府间的协调和区域性整合，而其前提是在经济上独立于美国及其短期国库券本位制，免除美国新一轮的贸易保护主义、以自我为中心的外援哲学和对别国国内政治事务的恣意干涉”，“彻底改造经济，完全实现现代化。它们想要确保先进技术为其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带来利益，而不仅仅是出口部门。它们过去的互相依存概念在本质上意味着依赖性，现在这个概念正被自给自足的目标所取代。这就需要**进行区域整合**，以确保必要的经济规模，这是利用现代技术条件真正实现经济独立的必备条件。而且它们还需要实现农业与工业的平衡，以减轻对国际粮食供应的依赖。”“**第三世界经济产量的增长必须集中在经济频谱的原材料末端，不被投放到世界市场而压低原材料出口价格，而是用于本国消费。而且，随着原料出口国的经济日益多样化，尤其是其农业自给自足程度的增强，避免了过分依赖于工业国家的余粮，第三世界和工业国之间的成本差距和国际依赖性可能会减少。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深入和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它们将成为一个越来越多地消耗自己的原材料的市场。这将吸收历史上供给过多的矿产和经济作物，相应地提高其世界价格。第三世界资本积累和独立性的螺旋式上升趋势将取代资源枯竭和依赖性的螺旋式下降的趋势。**”

而与之相反的道路是被中东化、拉美化。事实上，美国将继续有巨大的压力和动力维护经济旧秩序，在 30 多年前，它就面临这样的局面：“在美国的储蓄率实质上已经降至零点的时候，持续每年接近 500 亿美元的联邦预算赤字在没有通货膨胀性质的货币扩张的情况下将如何得到资金供给？新投资将如何得到资金供给？在美国全国收入中被用于投资的份额没有增加的情况下，生产率如何能在现有的几乎停滞的水平上得到提高？**这些问题意味着投资降低、生产率降低和储蓄降低的恶性循环，除非美国经济能够再一次利用外国中央银行的资源来支持其预算赤字，或者除非其跨国企业能够恢复其盈利能力，或者除非美国能够恢复其相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有利的进出口比价，从而美国消费者能够再次依靠低价进口来支撑其生活水平的提高。**”由此可见，美国是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的。而作为有着巨大潜力的

国家，中国也不可能轻易屈服于美国对中国奴役式的安排，而世界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甚至欧洲和日本的人民，向往经济新秩序的愿望将也不可能轻易被扑灭。因此，未来将充满巨大的冲突。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汲取上一次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运动的经验和教训，未来将充满歧途。

本书新版前言、原版前言、导论和第5章是林小芳（浙江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译，第1、2、3、4、7、8、9、10、12、15、16、17章杨成果（南阳师范学院）译，第11、13、14章刘笑元（云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译，第18、19章周艳辉（中央编译局《国外理论动态》杂志社）译，第6章刘元琪（中央编译局《国外理论动态》杂志社）译，正文附录部分由刘元琪编选，全书由刘元琪通读并校改。多年来笔者一直负责中央编译局主办的《国外理论动态》杂志的经济栏目的组稿工作，本书的出版要大力感谢《国外理论动态》杂志社社长、中央编译局原副局长李其庆教授和中央编译局副局长魏海生教授，他们在我们进行金融研究过程中给予了大量的指导和支持。赫德森2008年在华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著作——《金融帝国——美国金融霸权的来源和基础》后，国内几十家媒体和报刊对他进行了采访或者报道，国内中央编译局、中国社科院、华中科技大学等知名机构也邀请他做了学术报告。本书附录部分收入了几篇重要的学术专访，感谢《时代周报》、《21世纪经济报道》、《中华商报》等报刊慷慨允许我们转载。另外，也欢迎朋友们通过电子邮件（我的电子邮件地址是dabieshan02@hotmail.com）联系我，在金融与发展等问题上多多赐教。

刘元琪

于2010-3-30

新版前言

《全球分裂》是《金融帝国：美国金融霸权的来源和基础》（亦名《超级帝国主义》）的续篇，描述了债务国和原材料出口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寻求创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努力。作为一项民族主义而非左派的计划，国际经济新秩序倡导非共产主义版的新政，以改进原材料的贸易条件和建立农业和工业自立，最终避免贸易依赖和对外债务陷阱。

今天，这一计划已成为一段被遗忘的插曲。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 1979 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当选为英国首相和翌年罗纳德·里根赢得美国总统选举之后，该计划的积极面全被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的金融紧缩和私有化取代了。在过去的 20 年中，外国政府的公共企业被私有化，而公共企业的发展曾是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中心支柱。欧洲不仅没有寻求一条出路，替代华盛顿共识及其以美国为中心的发展模式，而且连欧洲自己也实施了迄今只有不幸的债务国才采纳的货币主义紧缩政策。

华盛顿共识这一术语是一位世界银行经济学者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1989 年炮制的，它表示 1982 年墨西哥不清偿债务引爆拉丁美洲的“债务炸弹”后，美国对第三世界债券价格和银行贷款崩溃的政策反应。该新自由主义（即偏向于债权人和垄断资本的）计划的特点是货币紧缩，它迫使债务国向圈内人（裙带资本主义）和外国购买者甩卖其制造信贷的公共领域，同时还实行“资本流动自由”，也就是说，准许资本不受限地逃离。正如一位经济记者最近在《金融时报》中所指出的：“华盛顿共识结合了管理不善和腐败的治理，在 10 多年的时间里削弱了十几个经济体。阿根廷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发现，现代金融的速度和贪婪是造成各种不稳定的传播途径。”^①

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外交官就寻求推行一种劳动分工：其他国家出口由低工资劳工生产的原材料和消费品，进口美国的高技术、高工资和高利润生产的产品和服务，依赖于美国的农业盈余而不是自己农业的自力更生。

80年代见证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其债权人手法强制造就了一个私有化的时代，私有化瓦解并甩卖了公共企业和社会基础设施，使众多国家陷入70年代人们无法想象到的进一步债务化和进一步被外国占有。1991年，苏联共产主义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叶利钦领导的俄罗斯。不遵循华盛顿共识的国家面临被作为国际贱民而承受孤立，面临招致古巴、利比亚和朝鲜所受的同样制裁的前景。与此同时，美国保持了其农业和工业保护主义，但反对其他国家实行这些政策。这种双重标准挫败了其他国家实现其工业、农业和贸易自立的努力。

再也没有戴高乐将军或类似的欧洲和第三世界领导人出现，挑战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秩序**。新西兰、澳大利亚和英国（及最近在卢拉领导下的巴西）的工党都强制实施了新自由主义政策。（毕竟，在当今世界，如果工党不背叛其党章，它又能干什么？）到了90年代中期，甚至俄罗斯也被说服采取华盛顿共识，其央行遵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令，不为公共职员发薪，而使其经济美元化。只有美国通过维持政府预算和国际收支双赤字使其经济扩张，其不劳而获的程度超过了70年代任何人的想象。

没有人考虑过，其他国家不推进一个更公平和均衡的秩序替代以美国为中心的秩序，这对于它们意味着什么，或者具体地说，对于那些将其外汇收入循环地为美国政府联邦预算赤字融资的经济体，正如大部分亚洲和欧洲的国家所一直做的，这意味着什么。自然的预期是一个国家不可能总是吃白食，因为受剥削的国家很快就会知道其玩的把戏。但正如现代广告科学所证明的，可以说服人们相信，对他们不利的东西实际上是有益的。这只不过是一个如何塑造其决策过程的问题。

日本曾一度成为美国主要的潜在经济对手，其政治家却在1985年和1986年分别同意签定伤害其经济的《广场协议》和《卢浮宫协议》。^②这些协议使日本和德国降低利率，制造了金融泡沫，而它们这样做，不为任何更好的理由，只是为了降低利率，以促进美国金融扩张。1981年减税使不动产投机和垃圾债券接管有效地免除了收入所得税。这场接管运动帮助扩大了金融泡沫，金融泡沫连同史无前例的信贷扩张，为90年代的资产价格膨胀提供了融资。

无须多少深谋远虑，美元本位就形成了。美国外交官坚决维护其参与的所有国际组织的否决权，以阻止任何有可能侵犯美国利益的政策通过。随着金汇兑本位在1971年的终结，美国使用这种单干权，将其国际收支赤字转

变为向世界其他地区征税，美国以在未来某天承诺兑现的纸币换取它们的出口产品，为此只付微薄的利息。

《全球分裂》第二章描述了美国对欧洲、日本和中国的央行所造成的困境。1945年，美国是世界上首要债权国，而现在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然而，美国不同于其他债务国，它没有丧失其自主。相反，其他国家不得不根据美国收支赤字调整其经济。如果它们拒绝将其贸易盈余贷给美国政府，那么它们的货币将升值，而美元将贬值，这将预示着它们的产品出口价高于世界市场的价格。外国的中央银行无权使用其经济实力换来任何东西，只有成为美国财政部债券的主要购买者，为美国的联邦预算赤字融资，从而使美国能够减税（最起码为富人），不用储蓄而将钱投入繁荣的股票和房地产市场。

一、自1945年以来世界经济哲学是如何被颠倒的

从最深的经济层面来看，美国政府代表着金融资本的利益。其经济支配可追溯到其在一战时期成为世界主要债权国。后来，美国政府运用其影响——和它加入的所有国际组织的否决权——将在二战后期提出的令人振奋的理念抛之一边，从货币稳定体制走向了债务国（近几十年也包括美国自己）的汇率不断降低；从充分就业目标走向金融紧缩；从运用预算赤字推动经济扩张走向财政盈余，最起码对于美国之外的国家是如此；从国际法和贸易协定的平衡精神走向有利于美国的双重标准；从货币价值主要取决于对外贸易和投资走向引起汇率急剧和快速波动的货币投机；从政府管制走向债权国组织和控制经济；从冷战时的孤立俄罗斯走向以新自由主义与其领导人合作；最终由冷战进入工厂主反对劳工，甚至更多的是债权国反对债务国的国际阶级战争。

也许，不论哪个国家领先，金融都不可避免地将统治现代世界。虽然早期的金融权力是由政府培育的，但金融部门不断增长的實力导致它会将其母体抛在脑后。首要的积累模式已成为金融的，这使投资银行家能够取代政府规划者，从土地财产和工业资本那里夺取控制权。

这种转变一直伴随着一种新自由主义的伦理，它反对传统的社会价值，最主要的是人们长期持有的希望：政府将通过公共管制引导走向人人更为平